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九〇冊目次

艾陵文鈔十六卷詩鈔二卷

〔清〕雷士俊撰
清康熙莘樂草堂刻本

..... 一

嚴逸山先生文集十三卷附家乘後編一卷（原缺卷十二）

〔清〕嚴書開撰
清初寧德堂刻本

..... 二二七

石松堂集八卷

〔清〕余爲霖撰
清康熙刻本

..... 四八一

艾陵文鈔十六卷詩鈔二卷

〔清〕雷士俊撰

清康熙莘樂草堂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圖

書館藏

涇陽雷伯籲著

艾陵文鈔

辛樂草堂藏板

艾陵文鈔序

艾陵文鈔十六卷涇陽雷伯顓先生遺集也先生以古文名天下垂四十年既沒其子毅鈔其文之可行世者請序於寧都易堂魏禧_上癸卯歲獲交先生及築夫王先生嘗讀先生文詳而有法質樸敦厚一依於禮義自少年為諸生即慨然有當世之

艾陵文鈔

魏序一

志往_上好論天下事所論事文工拙之故頗類曾南豐既自放廢益肆力於古說經術考禮制傳記碑版所述其工者雖南豐得意之文何以過焉今天下古文大興其卓然能名一家者不少人獨先生為之於舉世不為之日先生倡之築夫和之數十年天下言古文者江淮之間必以雷王為

歸嗚呼豈虛也哉天下國家之壞不患於無文患於士無真氣而其文日趨於浮偽虛辭以揜意餽釘掇拾以為文此浮文之易見者也言依道德語闡天下國家之故庶節則伯夷不讓經濟則賈誼鼂錯之徒無以過而退考其實殆與世之市僧釋儒無毫髮有異此偽文之不易見者也偽之

艾陵文鈔

魏序二

為害破國亡君而其禍方未有以止其端陰成於學術而顯發於文章是故文無真氣雖出入左史兩漢唐宋大家之文率皆謂之浮偽而本身而發言乎真氣者雖不必盡合古人之矩度固已無不可傳矣先生於古人之法既銖兩悉合而為文一本於真氣其為近代作者無疑也方先生與

築夫訪予劉氏園曰曾見子叙李鏡月懿
德錄而好之予報謁先生亦出其所繕寫
文集相示時予學古文方十六七年後此
為文數變再過揚州欲以就正先生而先
生死矣至今僅得叙先生集嗚呼先生死
猶幸築夫之老且康強為文日益工先生
之文其必有以論定也矣

文陵文鈔

魏序三

康熙丁巳冬十月寧都魏禧撰



清處士雷君伯顯墓誌銘

白田茅王廣撰

處士負才任氣有志當世讀書無日夜不休為文章博辨質實
振概經術出入羣史自名一家初善舉子業與同里諸子結社
皆一時傑出制義稱雄號五社刊版行世慨然念天下古文
絕響久與友人王巖登葉隱處日夕淬厲切磨著書明道窮討
六經周禮諸史百氏之說究貫古今治亂成敗得失興亡君子
小人消長盛衰之故涵濡沈浸貫穿縱橫咀茹英華其見於文
辭韓柳歐曾上迥馬班左國建於經間參公較考工之辭每一
構思鍊心劇目篇成咏削鑿刻改經四三或既緩梓安版更易
寓乎處士於斯道可謂殫誠經營者矣其必傳後無疑也著艾
陵文集二十卷詩二卷處士諱士俊字伯顯陝西西安涇陽人
遷揚州初入揚州府學試高等督學嘗推第一補廩廩應鄉舉
不中崇禎末天下亂避棄康貞不仕初處士有志用世自謂功
業立就每抵掌雄談旁若無人俯仰上下自擬古人其揣摩經
畫若可即見施措既自廢棄無所用鬱鬱不得志以老家故皖
皆已日益貧困多窮愁悲憤負氣剛簡高已忤物言語氣象多
與人異世益以是不合晚乃欲棄異為同人猶畏悍貌敬情疎
抑鬱久之得疾疾時貧無屋僦居樊以村鎮遂卒時康熙戊申
十二月四日得年五十有八曾祖諱邦成祖諱汪父諱起鯉國
子監生橫直公正重宗黨元配趙氏繼配韓氏皆有婦德具處
士自為權屑誌再繼今劉氏子男四毅恭麟多夭女二一嫁
韓振宗一許聘任繼華孫男一華女三皆幼處士既負才不試
遇事慨慷踴躍風發為人排難直前無回表公體或為揚州兵
備有馬中英者後母訟不若欲寔之法實則後母及二弟誅盡

存其產處士憐其究上書袁公庭弼爭力爭公怒曰汝諸生來
誦情面欲免人罪乎處士抗辨不撓公悚然破械再訊竟釋之
卒之明年十二月五日孤毅等卜墓江都文陵湖橋墅之東原
丁山癸亥河趙孺人韓孺人皆啓攢柩等再拜涕泣請銘嗚呼
嚴忍不銘銘曰
聖遠遺言久湮淪盲史腐史風流泯書詩榛莽汨雅馴割賊吞
剝何紛紛滑稽纖巧速漢秦斯文絕塞白日昏比偶單行仍時
文文陵特起開蒙也驅放故淫除霾雲用屬承學視貞砥

文陵墓誌

論雷伯顓先生文行七條

周斯成陰

伯顓先生古文三百年來所僅見者當在荆川邊巖之上宋潛
江猶伯仲行也近日王魏李孫施汪不及逮甚世有識者決不
以予言為河漢也

諸論力摹燕文得來自燕文後實為承視繼起之篇

伯顓一生盡得力於曾子固之文惟論傳二體偏不學曾論步
三蘇傳宗史漢如房兵部傳卓然班馬名篇如梁子武盡窮記
却又似韓

蔡夫與雷至交前作墓誌止言其文章而行實一事不載何以
傳後俾後人景慕無窮僕久欲為作本傳而尋詳實行以補王
之缺畧

蔡夫初學古文其實受教於雷而雷之指示方知入門後講之

只說與雷同時學古然其長在序文次在墓誌至傳論則繁碎
拖帶失先哲謂史才史學別是一家良然

伯顓固窮能辭某提督之金不為作戰功紀蔡夫為貧遠有不
同處

實文雖古人有行之者最多則蔡中即然自以為有德也身
特隱豈得與歷世僕僕作文若貧無生計不如三家村裏訓蒙
大豚賣文與時俗懸優

艾陵文鈔目錄

卷之一 論

性論一

性論二

喪禮論上

喪禮論中

喪禮論下

承重論

顏淵論一

顏淵論二

楚項羽論

卷之二 論

漢世祖論

唐高祖論

馬援論

楊震論

蔡邕論上

蔡邕論下

祖逖論

楊素論

范仲淹論上

范仲淹論下

卷之三 論 議 辯

動靜如船之在水論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上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下

漢高帝斬丁公論

增建兩淮運學議

卑幼初喪不當受賀議

三年喪服制辯

卷之四 辯 說 序

好名辯

德說

敬說

送揚州兵備副使袁公謫歸江西序

送王阮亭先生序

送周盛際歸溧陽序

送王築夫之河間序

贈張孚聰序 後更字天民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序

卷之五序

虞註杜工部七言律詩序

正蒙紀要序

施愚山觀海集序

宗鶴問山響集序

談青令淞遊詩序

三子惜別詩序

文錄一集序

文錄二集序

劉玉少雪懷二集序

文陵文鈔目錄

直社分義序

近試卷序

卷之六序

代作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鈔序

史際亨文獻通考鈔序

孫氏重修族譜序

閔渭璜壁帖序

焦山古鼎圖詩序

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王幼華詩序

北歸錄別詩序

爲僧募修周墅廟序

孫介夫文鈔序

卷之七序

淮南鹽商勸貸開濬河淺簿序

義字旗會計簿序

程明宇同妻張孺人七十壽序

壽汪母金孺人六十序

張母童孺人七十壽序

代作王母侯孺人六十壽序

文陵文鈔目錄

壽克念趙公八十序

孫風山四十壽序

朱孺人六十壽序

汪生伯六十壽序

卷之八記

兵備袁公揚州大政記

壬午試事記

祀竈記

遺今堂記

易名記

幸樂草堂記

遊海池記

梁子武書扇記

代作重建廣陵驛記

克念趙公小像記

雨遊記

卷之九 傳

郝太僕傳

方武城傳

鄭廷直傳

大梁文錄 目錄

楊孺人傳

吳節婦傳

孫節婦傳

里中婦女死節傳

焦應起傳

陳處士傳

王高州傳

王孺人傳

卷之十 書

上宰相史公書

上江都歐陽公論救荒書

代家君與左按察論韓鄒平書

與鄭廷直書

與張天民書

與王築夫書

與王築夫第四書

與李艾山書

與施愚山書

與施愚山書

再答張天民書

大梁文錄 目錄

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再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卷之十一 書 尺牘

再答周盛際書

答李平子書

再答李平子書

答陳伯璣書

答孫介夫書

答王西樵書

答李映碧書

答孫大宗書

與王于一

與鄭小白

與許力臣

與王築夫

與張天民

與張天民

與李艾山

與李艾山

與孫豹人

與孫豹人

與周盛際

與孫豹人

與孫豹人

與平子艾山

與負漢生

與柳裴卿

與張六息

與石殷周

與孫無言

與王築夫

與陳伯璣

與王西樵

答李平子

答王築夫

答李艾山

答李杞瞻

卷之十二 墓誌銘

邢太乙先生墓誌銘

王德音先生墓誌銘

武英殿中書舍人梁公墓誌銘

吏部注選主簿張公墓誌銘

李全初墓誌銘

李如初墓誌銘

月樓秦公墓誌銘

太學生趙公墓誌銘

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劉公墓誌銘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墓碣 墓表

鄧城知縣秦公墓誌銘

太學生顯考府君權厝誌

亡妻趙氏權厝誌

亡妻韓氏權厝墓誌銘

顯妣趙孺人墓碣

參戎劉公墓表

太學生趙公墓表

代作顯祖考府君墓表

卷之十四 行狀 祭文

王孺人行狀

處士顯祖考府君行狀

太學生顯考府君暨繼配楊孺人行狀

文慶文鈔目錄

九

祭遊擊將軍李公文

祭王德音先生文

祭張主簿文

祭鄭廷直文

祭李平子文

祭鄭次嚴文

祭貞漢生文

祭孫用所文

代家君祭李母吳孺人文

卷之十五 祭文 雜著

代家君祭亡弟淑度文

代家君祭亡妻趙氏文

告顯妣文

告顯妣文

告考妣文

告考妣文

祭亡妻韓氏文

錢烈女誄 并序

讀大學

讀孟子

文慶文鈔目錄

十

卷之十六 雜著

題觀世音菩薩像

何崑白真贊 并叙

書離騷經後

書劉次山秋吟詩後

書宋貞婦誄後

書亡弟淑度稿後

書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代論科場事宜疏

防江

起復頂補廩缺呈子

訟馬中英寬稟帖

艾陵文鈔目錄終

艾陵文鈔目錄終

艾陵文鈔卷之一

涇陽雷士俊伯額著

同里劉 濤友山

江都汪懋麟蛟門 評

論

性論一

明於性之本原因以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性矣子思之言性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蘊奧莫盡於此矣孔孟之言性無能外也天地之所以生人生物者陰陽水火木金土而

已陰陽水火木金土有氣焉有理焉其氣則凝而爲耳目口鼻肢體矣而健順仁義禮智信之理行乎其間水火木金土以類而分之則或陰或陽水金陰也木火陽也土則陰陽兼仁義禮智信以類而分之則或健或順仁禮健也義智順也信則健順兼仁義禮智信天下無人而無之也而鳥獸草木之物莫不有其意皆性也皆天命也天可以統地言天而地在其中故不言地也性合人物雖人全而物偏人著而物微而人與物實同有是性也此朱子之說子思之指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

爲耳目口鼻肢體以載仁義禮智信之理則有氣不獨氣而已也蓋亦有質矣以言乎氣質人與物則有清濁純雜之異也而人之清濁純雜之相去豈可勝舉乎於是有智有愚有賢有否也故以其理言則智愚賢否未嘗不一致以其氣言則智愚賢否不一而亦不至於相遠去其偏駁以歸於粹精則所貴乎學也孟子曰性善此專以理言者也孔子曰性相近此兼以氣言者也大抵皆天命之性也理寓乎氣世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欲離氣以言理離氣以言理則捨孔子之所謂性相近者

但主於孟子之性善矣而人有智愚賢否求其故而不得遂以其私見而立說其弊至於無窮荀子曰人之性惡此見人之氣質之濁且雜者而以病於其理矣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此見人之氣質清濁純雜半者而以億於其理矣告子之誤大略似此至於釋氏又超一切而遁於不可見爲高祇守乎空虛寂滅此捐理氣而務幽眇以欺人者也嗚呼聖學晦而人不知性不知性則不知道不知道則敘不立而聖學幾乎息子思天命之謂性一言冒乎衆論而不遺參於異端而無病學者深講

詳辯之則於性庶幾耳故曰明於性之本原因以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性矣

性論二

孔孟之言性者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曰性善其一兼氣質言曰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有確乎習之不移者言豈一端而已吾合而觀之識性善之指則孺子入井而皆怵惕惻隱無惑也識性相近又習之不移之指則人之智愚賢否無惑也後世之儒不知氣質之性不知氣質之性則所謂性相近習之不移者皆不歸之氣質而以爲太始之理則然矣人實有智愚賢否而一之以性善吾曰性善而人實不然空乎告子荀子楊子各以其意立

文獻文錄卷下

四

說而各有其病人性皆善而氣質之濁雜者則欲能蔽理若克欲以求理無害於其爲善氣質既濁雜又不能學以自克遂入於惡矣荀子不言人之惡由於氣質之濁雜而不能學竟以爲人之性惡且人氣質之清純者多矣不聞荀子因人氣質之清純者曰人之性善而獨因人氣質之濁雜者曰人之性惡此荀子之病也人之氣質有三等其上者欲不勝其理其中者理欲相敵其下者理不勝其欲欲不勝其理者其清純者也理欲相敵者其清濁純雜半者也理不勝其欲者其濁雜者也上

者之學而爲善也易下者之學而爲善也難中者之學而爲善也在難易之際楊子不言善惡混者之爲氣質清濁純雜半而未學者之所致又舍其上下者而不道獨舉其中焉者之一等以盡天下之性此楊子之病也告子專以氣質言性故曰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善非性所自具必矯之飾之而後善乃曰性猶杞柳矣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性輟轉而無定可善可惡乃曰性猶湍水矣荀子竊其杞柳之說而曰人之性惡楊子竊其湍水之說而曰人之性善惡混

甚矣告子之黠也告子荀子楊子三家其病則異而所以病則同皆由於不知氣質之性見人之有智愚賢否而無能解於性善之言故各以其意揣摩測度於其間也而釋氏又變三家而立說其託愈高其病益甚人之質成於氣有氣而有質有質而有理理不可以混沌稱名分類別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殊所謂性也釋氏旣言性又不言仁義禮智信安有此空虛寂滅者而守之以爲性哉此釋氏之病也孔孟之言猶鑑也衆說之得失猶人之美醜也人之美醜視於鑑則畢照矣衆說之得失

考於孔孟之言則畢察矣天命之性有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則性善故孺子入井而皆怵惕惻隱也其一兼氣質言則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習之不移故人有智愚賢否也太始之理同故性善性善則人皆可爲善氣質不同而理自同故性相近非昏頑不移學則皆復於善不學始有不善偏執者之謂固談玄者之謂幻明乎此而諸儒之謬可不攻而自破也

此篇原本荆公特增入釋氏見識力